

金庸著 名人物传记系列之二



武
俠
精
品

东邪黄药师前传

东邪黄药师的哲学：

人言如粪土，我行我素；
据一己好恶，以邪制恶，做雄伟男人；
成大事者不记小过！

中

她做妻子的？她心里好奇，却又不肯询问。再过一会儿，郝老头儿就也飞了上来，他看着阿衡，又看着那后三个石臼之中，只见臼内有两活鱼，背上抓伤之处仍见，还在水中游走。另外一条却是死鱼，正放在地上，显是阿衡想吃，却不知如何下口。郝老头儿就笑，说道：“你们看她，若是同我成亲，她就锦衣玉食，荣华富贵，一生也享用不尽。可惜她不情愿，只好呆在这峰上，眼看太湖富庶，有吃有喝，却吃也吃不上，喝也喝不得，岂不是太傻了？”说罢狂笑。

邪佛凑将上去，对阿衡道：“你就是太湖湖心庄那个阿衡姑娘？”阿衡看她，点了点头。

邪佛就笑着用手抚摸阿衡的头发，抚摸阿衡的脸，说道：“人都说你美如天人，怎么头发象一蓬乱草，脸儿象这鱼皮？你到底好在哪儿，竟让杭州府三大公子痴迷，不肯忘了你？你喜欢谁？你想嫁与谁？我可能好好帮你。”

阿衡看她，知她媚人入骨，心也不正，就一句话也不说，只是静静看她。

邪佛说道：“你要是喜欢痴吟公子，他已经死了。你若是喜欢迷花，我就不杀他，让他跟你好了。只是那病猫……他中毒了，是我救了他。你若喜欢他，我就把他宰了，让你和他死在一处。你若是不喜欢他，我就留他一条生路。”

阿衡看她，心中不信，心想你这一个女人，又有甚么本事，能让病猫服你，病猫兄是杭州府一大慧人，人又豪爽，本事又大，他又怎么会听你摆布？

邪佛见她不信，就冷冷哂笑，手掌用力一推，就见那一只石臼波地一声，裂成两半，臼内之水流出，两条受伤之鱼

在地上乱蹦，只待顺爽，必是一死。

阿衡无话，只是弯腰，默默将鱼捧起，又放在另一个石臼里。她将两条鱼都放入石臼，见鱼还能游水，就脸上浮出一笑。这一笑，光彩照人。

邪佛一见，心中恨恨，她回头对郝老头儿道：“你让这两只鹰去叼她，让她尝尝滋味儿也好。”

郝老头儿不想听她，但又不敢得罪，就噤唇而哨，唤鹰去啄阿衡。阿衡左躲右闪，总是闪避不得。只有一炷香时刻，阿衡浑身就已是血迹斑斑了，连身上衣服也大都被血鹰啄破。阿衡一边逃走，一边呼叫。但三人都是冷笑，哪有一人肯来救她？阿衡爬向崖边，看着下面湖水，恨声道：“你们这些邪魔恶鬼，我就是死了，也不会放过你们！”

邪佛一笑，那小孩儿拍手而笑：“好，好，你怎么知道我是恶鬼？你怎么知道她是邪佛？这可怪了……”

就听得有人应声：“邪佛是邪，恶鬼是恶，但做恶太多，总不是好事。”

三人大是惊愕，就见从那峰岩边上，慢慢升上一个人来。

第十三回 铁掌帮主

郝老头儿三人一见从峰崖边猿身而上的原来却是杭州府三公子之一的赌狂病猫，病猫手里握着两柄匕首，双目圆睁浑身却是狼狈，衣服也被岩石扯破几处。三人都是愣怔，谁也不曾料到这千丈巨岩竟能爬上来一个人来。

郝老头儿恨恨道：“好，病猫，你能再上鹰鹫峰，也是不错，看今日你能否再逃出命去。”说罢就在石臼后面稳稳坐下只是冷冷看着邪佛恶鬼。

邪佛看着病猫，突然说道：“你从巢人那里逃出来了？”

病猫低头，说道：“不错。”邪佛看他，悠悠一叹，说道“你刚刚在他那里呆了九天，要有十天，你身上余毒才会清除干净。”病猫答道：“不错，巢人先生告诉我，确是得用十天但我等不及，只好走开。”

邪佛看着病猫，也不知她心中想些甚么，只是慢慢说道“如你身上余毒不能除尽，早晚自会害你。”病猫说道：“巢人告我，如我不能除尽此毒，少我十年阳寿，且从此不能饮酒

若一饮酒，病势更重。”

邪佛看着病猫，再不说话，只是呆呆望着他。郝老头儿恨声说道：“邪佛恶鬼，你们答应我，为我太湖帮除却仇敌，不知道这话算不算数？”一边小孩儿从未插言，此时忽地一声断喝：“住口，你再说话，我就宰了你！”郝老头儿冷冷一笑不再出声。邪佛看着病猫，突然说道：“病猫，你还是扔下这两只匕首，跟着我走。”病猫不再理她，只是看着阿衡，问她“阿衡，你可还好？”阿衡一见是病猫前来，眼中泪水潸潸而流，她哽咽说道：“病猫兄……”竟然再也说不出话来。

邪佛心道：我既做这太湖上的宝船主人，他肯定知道了我不巴望他能顺我，听我，但我能遇上病猫，也是人生缘份，我却为何放过他？想罢轻轻俏笑，说道：“病猫，你是杭州府三大公子，自能知我。”病猫冷哼一声，口中喃喃念道：“邪佛恶鬼？”

邪佛从来不惧有人说她邪佛恶鬼，对于这恶名，也从来是浑不在意。却不料这一回从病猫口中吐出一句，却叫她心里好生难受。她心下一横，恨道：邪佛就是邪佛，你又能将我怎样？她走过去，对病猫道：“我还你回去，去巢人哪里让他替你解毒，好是不好？”说话时甚象是一个体贴温柔的贤妻在对自家丈夫说话。病猫冷冷道：“不必。”

病猫戟指郝老头儿：“你把阿衡送下山去，我来与你了断。”郝老头儿只是冷笑，双手袖在背后，看着邪佛恶鬼，好象凶神恶煞似的病猫并不与他有仇，他只是坐山观虎。

邪佛看着想病猫，病猫肩上还插着四根树枝，邪佛是明眼之人，就知道必是巢人所为，要防他毒气攻心。一想病猫

能不顾自家生死来救阿衡，她就心内醋意更增，说道：“病猫，你伤势未愈，又从峰下爬上来，不是我的对手，你还是别动手的好。”

病猫慢慢从肩头拔出树枝，肩头流血，他看着邪佛，心中不愿与她动手，但要去救阿衡，却也顾不得那许多了。他双手紧握匕首，对邪佛道：“你要出手，我就与你一搏！”邪佛一叹，就向前走去，她愈走愈近，也不作式动手，只是静静站在病猫身前，轻轻说道：“你若杀我，就请动手好了。”说罢闭上眼睛，看也不看病猫。

病猫见她如此，就心下踌躇，本来能与她动手厮杀，却无法抽出手，把手中匕首向前突刺。病猫心里一横，把匕首向前挺了一挺，匕首锋利，锋尖寒意直刺邪佛，这一只匕首恰恰停在邪佛峰乳之上。乳峰在颤，竟引得那病猫手也哆嗦了。邪佛眼儿眯斜，媚眼如丝，说道：“你要杀我，怎么还不动手？我死在你手，也是情愿。”这几句话却是说得痴情，声音好是温柔，让病猫再也无法出手。

病猫看邪佛胸脯一起一伏，显是十分激动，就心道：我不能杀她，她曾救我一命，我若杀她，岂不是没了良心？

他这里正呆呆痴想，那边邪佛突然动手，双手出招，疾动如飞，连点病猫几道大穴，病猫当时就是呆怔而立，再不能动。

只见那郝老头儿哈哈大笑，说道：“好，果然是邪佛，一经出手，便是无敌。”

这邪佛回头看他一眼，说道：“关你何事？”郝老头儿当下气沮。邪佛看着病猫，说话声音也是轻轻：“你跟我回去，

去找巢人先生，让他与你治病，我不想让你少活十年，你看好是不好？”

病猫说道：“我要救阿衡……”邪佛一笑：“就你这副模样，却也还想救人？真是叫人好笑。”病猫便不再说话，心下恨恨，心道：我真是太笨，竟然对她手下容情，怎么就不知道她是邪佛，做事决不会对人容情？我手中匕首只要再向前一挺，就已是杀死她了，谁知我一时手软，竟着了她的道儿，成她手下败将？又悔又气，无话可说。

邪佛对郝老头儿道：“怎生让你的大鹰带我走，我送病猫公子前去医病，想他此去，从此不会再来找你。”

郝老头儿见他一说，就也无法，只好说道：“你要血鹰驮你，必得把你手臂割破，挤出鲜血，来喂血鹰，它才能听你摆布。”

邪佛也不犹豫，拿过病猫手中匕首，用这匕首割在自家臂上，让血涌出，就又走至血鹰前面，伸出手臂。那血鹰见她臂上有血，就大是激动，咕咕怪叫不已，凑上前来，用尖尖鹰喙啄她手臂，把这鲜血饮进。那鹰喙常是服食毒蛇，就不免有毒，它啄过之后，就见邪佛臂上有些发亮，也稍微有些肿胀。

邪佛走至病猫眼前，轻轻说道：“病猫，我要割你手臂，你若疼痛，就叫几声好了。”说话声音甚是温柔。她一手抓过病猫手臂，就是一刀。就见臂血直涌，邪佛拽着病猫，直到血鹰前面，递出臂去喂血鹰。

血鹰喝过病猫、邪佛鲜血，竟然变性，依偎在病猫、邪佛身边，咕咕直叫，就想飞出。邪佛拍着血鹰脖颈，让它曲

身下来，把病猫抱上血鹭脊背，轻轻说道：“病猫，你随我走，一起去寻巢人。”邪佛也跨上血鹭脊背。郝老头儿见她两人坐定，便是一声长长呼哨，两只血鹭便向峰下扑翅，振翼而飞。须臾便飞得远去。只见两个小小黑点。

峰上只剩下阿衡、郝老头儿与那一个小孩儿，郝老头儿心中大是气恨，恨阿衡不能对他稍有好意。恨阿衡与他好事不谐。此时三人坐在这峰上，郝老头儿就淫兴大发，对小孩儿说道：“你愿意在这山峰上坐着，还是愿意进那石屋里躺着？任随尊便。”小孩儿一笑：“我当然是乐意躺了。”说罢就钻进那石屋去，躺在床上大睡。

郝老头儿对阿衡道：“你也看到，病猫也无法再来救你，你莫要转甚么念头，还是嫁与我，一生富贵！”说罢人便扑向阿衡，两只恶手轻轻一带，便撕碎了阿衡的衣衫，使阿衡的两只小巧挺突的乳房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可恨这一个郝老头儿，一见阿衡美色，色心大动，终是忍受不住，想要威逼阿衡，欲施强暴。阿衡早是有所准备。她向旁一趁，便站在峰左，只要再退一步，下面就是千丈悬崖。阿衡冷冷道：“你若再向这里逼来，我就跳下去！”郝老头儿一时僵住，心里转过千百念头，却是一个也不妥当。

正在僵持，就见阿衡后边慢慢上来一人，这人身子向上一升，也就稳稳地坐在悬崖边上，他眼睛盯着郝老头儿，慢慢说道：“太湖帮七十二峰首领都已是死伤殆尽，你一个人活着，还有甚么意思？”

郝老头儿一见这人，顿时惊慌心乱，这人正是他的死对

头，那个一心想灭他太湖帮的黄药师。

阿衡不知道黄药师还是活着，也不知道他是怎生抓上这山峰来的，只见他双目神光炯炯，人也气定神亲，坐在峰边，就如一块巨石。再见郝老头儿瞅他，大是惊慌害怕，阿衡就心下稍宽。

黄药师回头，看着阿衡，竟是久久不能出声，他想问候阿衡，却又无从说起，不知说上一句甚么样的话才好。他看阿衡衣衫破烂，身上有许多血渍，就心里愤恨，恨这郝老头儿，恨不能一掌就把他打死，他心里有万千话语要说，也只是说得一句：“阿衡姑娘，你还活着？”

阿衡心头一热，难以回答。黄药师立起身来，走向郝老头儿，他说道：“你今日必死！”他运足气力，每向前跨出一步，脚下便有一只深深脚印，这是黄药师在凝定神力，要用尽全力给这郝老头儿一击。

郝老头儿眼中闪出慌乱，虽是周身百骸，均已灌注内力，但他仍是对黄药师心有畏惧，知道自己不是黄药师的对手。这时他突然高叫起来：“恶鬼，恶鬼！”黄药师不知他在唤人，以为他是在装神弄鬼，冷冷说道：“莫说是你唤恶鬼，你就是喊来阎王，也救不了你的性命。”郝老头儿却不听他，只是狂声乱叫。黄药师正想出手，就听得身边有人说话：“人家睡得好好的，你乱叫些甚么？”

黄药师回头一看，便见到一个小孩儿，正揉着惺松睡眼，站在他身旁，黄药师也不在意，只是盯着郝老头儿。郝老头儿一见恶鬼出来，就是大声喊他：“恶鬼救我，恶鬼救我！”小孩儿说道：“就是这人么？”话音刚落，突地就向黄药师腰间

一击！

这一击来得突然，又好凶猛，黄药师全然不曾提防，就一时无措，想快闪身，但前面郝老头儿也出了一招“痊愈抓蟒蛇”，双爪直抓黄药师前胸。身侧又是那小孩儿双掌齐飞，两股大力涌来，逼得黄药师无处可退。

阿衡一见，知他凶狠，就是大声叫道：“黄公子，小心！”

黄药师无路可退，便身子一斜，人向前平躺下去，正好头躺在郝老头儿身边，双手一挥，一阵大力袭去，正打郝老头儿腹侧。郝老头儿只好退步，黄药师就身子一挺，复又坐起。他手中就多了一管玉箫。玉箫有手，便生敌忾，黄药师清啸一声，玉箫作剑，直刺郝老头儿。

这小孩儿一见黄药师出手，心下就是大惊，黄药师这几下剑招，确是精妙，他见也不曾见过。心下大是畏惧，就道：“郝老头儿，这人厉害，还是你同他打打便了。”说罢便躲在一边，不再出手。

郝老头儿心里愤恨，只要小孩儿肯与他一齐出手，说不定就可与黄药师打成平手，但这小孩儿竟是如此刁猾，一见情势不妙，就不肯与黄药师为敌。这让他心中恨恨不已。郝老头儿就道：“黄药师，你害我太湖帮，我今日与你拼个死活！”说罢冲来，出手便抓。

郝老头儿“秃鹫九抓”，一出手便是化指为抓，前后扑爪，这是一招“秃鹫裂豹”！想那豹子凶猛，秃鹫出爪抓它，哪有胜它之望？但鹰是飞禽之王，就也知道如何致胜。一抓出手，便直抓豹子两耳，却从这两耳抓进去，抓入豹子脑中，生生撕裂豹头。这一抓也是惊心动魄，豹子性凶，怎能轻易让它

抓死？就是嘶吼奔蹿，一刻也不停住，在那树丛山石之间，来去奔跑，想用树木刮扯这鹭，将它扯碎。但雄鹰也是刁猾，一到树丛浓密之处，就将身子伏在豹子身上，一双翅羽收拢，任那豹子怎生蹿逃，也是不肯收爪。郝老头儿这一式极是凶猛，两爪分开，直击黄药师两耳，想从太阳穴中抓入，一抓毙命！

黄药师见他双爪抓来，就心中惊悚，难怪这太湖帮能煊赫一时，郝老头儿的“秃鹭九抓”也非等闲，江湖上也是鲜有敌手。

郝老头儿一抓不成，就身子一旋，又回过头来，向这黄药师又是一抓，这一抓却是从腰肋中出，直直抓向黄药师两肋。这一抓是一式“秃鹭搏兔”，一抓腰间，却叫一只荏弱兔儿逃向哪里？黄药师见他横爪一抓，就急忙回手，玉箫点向郝老头儿双手。郝老头儿见他出箫，就心下一怔，不敢再向前出手。这箫点来正指向他手上少府穴，如被点中，就无法再动。郝老头儿只好回手，却把这一爪抓向一只石臼。只听“叭”地一声轻响，石臼裂成两段，落在脚下，郝老头儿顺脚一踢，将石臼碎块踢向黄药师。黄药师一闪身，伸手出去，就抓住两块碎石。拿在手里，稍一用力，碎石在手中捏成小小石块，再扬手一击，石块飞向郝老头儿。这石块分成九块，直向郝老头儿打来，正中他身上穴道。打得他再也不动，只是扬手做式，象要与黄药师舍死一拼。

那小孩儿拍手道：“好，果然厉害！”他走到黄药师面前，看着黄药师，说道：“你用全力，只要三招五招，这郝老头儿就已不是你的对手。”黄药师看他，只是淡淡一笑，不再说话。黄药师走了过去，解下身上长衣，披在阿衡身上，阿衡悲喜

交集，也不知对黄药师说句甚么才好，只是流泪。

郝老头儿看着黄药师，恨恨不已。黄药师道：“你这‘秃鹫九抓’对付别人还可，若与我相争，一无用处。”黄药师根本就不把这九头神鹫郝老头儿看在眼里，说话之时也是十分轻蔑。

郝老头儿却哪受过这个？他有太湖帮，做万人尊主，做事说话自是尊贵，哪有人敢对他这般侮慢？他气哼哼道：“你这本事，也只是暗器伤人，若让我‘秃鹫九抓’用全，你也不是我的对手。”

黄药师就是一笑，他看着郝老头儿，心下十分轻视，说道：“就让你用足‘秃鹫九抓’，又有何用？”

黄药师从地上拾起一块石臼残片，在手中一握，然后疾射而出，石块打在郝老头儿身上，不疾不徐，恰是解开他身上穴道。

郝老头儿活活身子，就大声一吼，扑向黄药师。黄药师身子一闪，随即与他斗了起来。黄药师心下想道：我与他斗几个回合，他如不敌，也能服输，让我同阿衡下得山去，他有血鹫，自能负人。

谁料这郝老头儿却是一计，他明知自家与黄药师的功夫相差太远，这一抓虽是狠，却是虚招，黄药师玉箫一点，他就顺势而飞，直退回去，落在阿衡面前。转身抓住阿衡，大声吼道：“我要你不愿嫁我……”说罢扯住阿衡，向峰下纵身一跳，直落入滚滚太湖。

黄药师心中懊悔不迭，急忙奔至峰巅，向下观看，就见太湖水花迸溅，正是阿衡与那郝老头儿落入水中，溅起大大

浪花，随即再也不见。

黄药师心里咚咚直跳，千百心念，转瞬而至。他一时想也跳下去，去救阿衡，但又知道人从这千丈山峰跳下，定会摔得粉身碎骨。阿衡与那郝老头儿已经是不能活了，自己就是再跳下去，也是无用。只是趴在那儿，呆呆望着，看着那太湖湖水。

这时有人说道：“黄药师，你还是别动，你只要一动，我就把你推下山峰！”黄药师回头就看见那个小孩儿，他正站在黄药师身边，一手贴在他后背，正按在他脊椎大穴上。

黄药师就不动。

小孩儿忽然哈哈大笑，说道：“你们这些男人女人，怎生都是这般发傻？你与那个阿衡姑娘已是生死两路，你还惦念她做些甚么？”

小孩儿身子向后疾退，向着黄药师嘻嘻而笑，拍手道：“男人傻，女人呆，小孩儿才一个一个生下来！”黄药师看他，不明白他为甚么不趁机下手。

小孩儿说道：“你知道我在江湖上叫个甚么名号？”黄药师不知，就只是冷冷看他。小孩儿笑道：“人家都叫我恶鬼，我既是恶鬼，怎么会轻易饶了你？我只是盘算过了，我要是杀了你还好，要是一招不慎，杀你不成，你再学那个郝老头儿，抱着我跳湖，我岂不是大大失算？”说着小孩儿竟是向黄药师挤眉弄眼，象在同他一起作鬼弄奸。

黄药师看他，不再言语。

小孩儿说道：“这山峰上只剩下你我两人，你自己又能爬上这山峰，真是好本事，我却是不能，可是你若是一个人，爬

这山峰，正向下爬，我把这石臼一个个向下砸去，砸上七个八个，怎么也会有一个砸在你头上，那时你就惨了。”黄药师不语，心中也是正在盘算如何下得峰去。他心里也是知道，下山却比上山要难。一听得这小孩儿说话，就心下也惊觉，说不准自己要下山，他也真把大石当头砸下，砸得人死，岂不容易？就打定主意，先不下山。

两人就坐等天明，直到天亮，两人都不曾稍稍合眼。这小孩儿坐在那里，眼珠儿咕碌碌乱转，也不知心里在打些甚么主意。黄药师知他极是诡异，就不敢稍有松懈。

天色大亮，峰上寂静，就也听得那太湖水响。黄药师心里也是百感交集，本来他以为阿衡早已死去，杀人也是为阿衡报仇，却不料又在鹰鹫峰上见到阿衡，眼见得阿衡被郝老头儿抱着滚入太湖。这一次定是一死。黄药师不料事情意是如此结局。太湖帮被杀得烟消云散；郝老头儿抱着阿衡跳崖一死；自己恨太湖帮，发誓杀它个片甲不留。又怎会想到事情会是如此结局？一时甚是伤感怅然。

那小孩儿突然叫了一声：“你看！”就见远处闪出两个黑点，一直向这山峰奔来，飞到眼前，知道一定是那两只血鹫。这血鹫飞到鹰鹫峰上空，盘旋几次，落在峰上，望着黄药师与小孩儿咕咕地叫个不停，意似询问，不知那郝老头儿人在哪里？黄药师与小孩儿对望一眼，都知这血鹫是在寻人，这小孩儿突然说道：“快骑上它，就可以下峰自去了。”说罢这小孩儿就用自家手指在左臂上划了一下，顿时血涌如注，小孩儿把这胳膊伸到血鹫面前，让它饮血。这血鹫真也是通灵也知这小孩儿心意，就用鹰喙啄血，须臾便喝得干净。小孩

儿便骑上血鹭脊背，也象郝老头儿呼哨一声，那血鹭就身子一扑，向峰下疾飞而去。

黄药师看着这另一只血鹭，便也依着小孩儿所做，将腕血喂这血鹭，喂毕，也是骑着血鹭向下疾飞。

就见太湖湖水向身后闪退，这血鹭飞得也高，一直向北飞去。慢慢见太湖也看不见了，只有一片片田野，又有一座座城镇都在身下闪动。飞的时候久了，这血鹭就俯身向下飞去，一直猛向下俯冲。黄药师心中惊异，以为是它遇上了甚么变故，就紧紧抱住血鹭的脖颈，任它俯冲。那血鹭冲至一块巨岩之上，就把黄药师向下一丢，然后振翼一扑。却原来有两条蟒蛇正在那儿苦苦搏斗。黄药师却不知这里是甚么地方，只见怪石丛立，树木蓊郁。黄药师看着血鹭正去扑那两只巨蟒，巨蟒本来自在相斗，待得血鹭一扑，两只巨蟒就一起来斗血鹭。蛇鹰相斗甚是好看，血鹭用尖利鹰喙去啄巨蟒单啄那蟒眼睛及眼后七寸，这蟒就腾起身子，闪挪翻腾，反去咬噬血鹭。巨蟒直奔血鹭脖颈，想用长长蟒身缠绕血鹭，勒它窒息。黄药师看它们相斗，一时忘了自己。

正在斗得难解难分，两只巨蟒争把这一只血鹭缠住，一只巨蟒把身子缠在血鹭左翅上，任它怎么拍打，也是不放开就听得血鹭一咕咕怪叫，一边扑打两翅，右翅击打在岩石上打得石块飞进，尘土飞扬。左边翅羽却是难动，上面吊着一条重有近百斤的蟒蛇。另一条蟒蛇就趁势而上，飞身上去，缠在血鹭脖颈之上。两条巨蟒一起用力，就把一只血鹭缠得难于挣扎，眼见是不活了。

黄药师心想：这只血鹭不管怎样说，它也算是救我一命

我却不能让它死在这蟒蛇之口。想到此，就手中拈起几粒石块，要去杀死那峡谷蟒蛇。

这时就听得树林里几声疾响，那是弓箭震响之声，就有两只利箭飞射出去，直射向血鹫。这箭射得亲切，一射正中那蟒七寸。箭力极大，就射中血鹫前胸，插了进去，活活把一只血鹫同巨蟒钉在一起。另一支箭射中血鹫左翼，把那巨蟒也射在血鹫身一。

有人大声欢呼，显见是一群人。就从树后林丛走出一群汉子，都是短衣箭袖，头上包扎着英雄巾，一个个来到血鹫蟒蛇面前，看它们挣扎。

血鹫、蟒蛇也知人是劲敌，都想挣开身子，扑噬来人，但这一支长箭钉得牢牢，却怎生能挣得动？就见众人对着一个年青汉子说道：“帮主真是好箭法，这两箭一出，真是赶得上飞将军神箭了。”另一个人道：“哎，你说的是甚么话？我们帮主乃是盖世英雄，文才武略，都非一般，飞将军算甚么？他能如我们帮主，有这铁掌水上飘的盖世功夫么？”

黄药师看着他们，心里却是暗暗冷笑，不知这些人又是甚么帮派，竟然也象太湖帮一样，自吹自大，自以为是，让天下英雄见了，岂不是好笑已极？他看着那些汉子，都围在血鹫与蟒蛇前，比比划划，在看热闹。

就听得那年青汉子一声喝斥：“让开！”那些汉子也都听话，一个个闪在一边。就见这人上去，立在血鹫、毒蛇前面约有丈余，两眼觑定那毒物，就慢慢举起一只手来。黄药师远看他，不知他想做些甚么。心中想道：是了，他是想用手里暗器，去杀这巨蟒恶鹰。但见这人手掌一立，叭地向前击

出，正有一股大力打在巨蟒头上，那蟒头向前一探，好似弓箭怒射，却又一弹，耷拉下去，再也不活了。

黄药师心里在甚是惊异，这人掌力却是非凡，就是黄药师自己出手，也不会比他更有威力。就见这人又是一掌，叭地打得另一条蟒蛇头上，那条蛇也是死去，那些大汉都跟着齐声叫好。血鹫身上两条巨蟒都被拍死，就能喘出几口气来。两眼瞪视，看着年青汉子，象是求他解救自己。年青汉子就凑上前去，说道：“既是蟒蛇已死，你还活着，又有甚么趣味儿？”说罢手掌横横一削，那血鹫避之不及，一颗头颅就在他掌下飞出，落在几丈之外。一腔血从那血鹫脖颈处射出，旋即身子瘫软，脖颈也垂倒在地。

见那年青汉子喝道：“快支起锅来！”那些汉子都是忙着，在岸石边儿上支起铁锅，在下面烧起火来。这些人吆喝呼喊，人人都是忙碌，待得这铁锅里的水烧得沸腾，就见有人提起那条蟒蛇，把犬牙掰开，将它口中毒信割断，把口向锅中控着，控出一滴滴毒涎来。再用刀嗖地一声将蟒蛇剖开，取出蛇心蛇胆，都将它扔入锅中。如此做法，又把另一条毒蛇也剖解过了，就再去拿那只血鹫，却把血鹫肚子剖开，将其内丹都掷入锅中。然后又取来一些黑黑的药草，其味极烈，连黄药师躲在远处，也能闻得到。就用一支木棒在这锅里搅动，搅动许久，锅里就发出一股股毒气来。只见旁边这搅锅之人卟哧一声栽倒在地，有人把他扶开，再换一人。搅得锅内已成稠将，木棒就越撑越是吃力。这搅动之人又是卟哧栽倒，便再换一人。

黄药师远远看见，心下惊骇，这一锅药物竟是奇毒无比，